

归途同乐

■符浩勇

浴着街灯下温水似的黄色光线，她们悠悠地踩着共享单车，秀秀的白凉鞋动起来显得特别悠逸。盈盈的眼睛总不自觉地盯着它们旋动的弧线，边走边唠。她们不是从同一省份进城打工的，而是在一次社区活动中认识，后来就逐渐成了好姐妹。

这是个周末，她们相约蹬车到这座城市最大的广场闲逛，走到这时候该往回程奔了。广场是个宽阔的正方形，广场两边各有一条路通向她们打工的社区，距离都差不多。一条靠着弯曲的人工河，另一条从一大片居民楼中穿过。她们今天蹬车是从广场中间那条路踩来的。

夜空有了星星，却不怎么亮，若有若无的。天一会显得很高，很远，一会又变得挺低，挺近。深不可测的夜空里，藏着多少迷人的遐想啊。

和盈盈一分手，秀秀故意连头也不回，一股劲蹬车转过一栋灰楼的墙角。可刚走几步，她立刻就承认：这儿的确不如河边那么富有诗意。

路面是新铺成的。路面撒了一层细沙，车轮压过沙沙地响。道边横一块竖一条地放着许多石条子，是预备修路的。路的两边都是六层高的居民楼。楼前没有一棵树，只有人。穿着背心和大裤头的男子。用宽宽大大的灰裙子遮着大肚子的胖女人。跑来跑去，大呼小叫的小孩子。

“今天换个道，好不？”秀秀说。盈盈不愿意。她们停下，商量了一会儿，决定各走各的路。一小时后在社区办公楼前见面，看谁走得舒坦爽快。“当然是我。”

“走着瞧好了。”

盈盈推着车不动，看着秀秀蹬着车隐入两栋大楼的夹道，然后她沿着河边的路蹬车。河边的晚风吹在身上爽快极了，裙裾轻摆，与飘扬的柳

每一盏路灯下都是一个喧闹的小世界。世界中心是挤压成一圈的人和砰砰作响的大棋子。羽毛球在灯光里穿梭。西瓜摊儿生意兴隆。冰棍纸在地上随风划出咝咝的响动……

她小心翼翼地蹬着车，想着盈盈不知此刻该是何种境况……

走过沿河的路，拐入街道角处，盈盈停下车来才发现人们在跳舞。

舞场上，男人搂着女人，转动着，就像开锅的饺子，一个个起伏不定。可就在她转身要上车的时候，一道艳丽的桃红，突然将她的目光抓了一下。

一个女人穿了条桃红的裙子，围着一对白丝巾翻飞着，左右旋转，像山里开春的桃花。有时她情绪活跃，碎花似的绽开了，流水一般向前滑动，柔软地倾泻；有时她如一阵狂风吹来，就跟桃花似的旋飞而过，风吹得花瓣满天。

忽而女人转身弧度大了些，白丝巾悠悠晃晃地飘在了地上。离她脚下不远，一双双脚从它旁边踩过，眨眼间，已经有半个脚印染黑了它。她快步走过去，将白丝巾抓了起来。可她没有鼓足当众递过去的勇气——人家会怎么看她呢？

犹疑间，那个跳舞的女人来到她跟前，鄙夷她：“想拿走它，若我动作慢，你就走了？”

“不，我正想送还……”她没说完，女人已抢过白丝巾，展平一瞧，嚷着：“咦，你怎么踩了它……真不像话，你……”

她有苦难辩，忽然觉得女人的白丝巾一辈子都洗不干净了，她只好红着脸蹬车逃跑。

为抄近路，秀秀蹬着自行车转向居民区后的那条古老而幽深的小巷。

不巧，深深的小巷一片漆黑。她的心不由掠过一阵惊悚。犹豫再三，她还是依稀辨着路面，提着心慢慢蹬车驰入小巷。

大约进入小巷有了大半，忽然迎面刷来一道手电筒明亮的光柱，随即甩过一个男人躁急的喝声：“站住！站住！”

她的心咯噔一下：碰上坏人了！她说：“你想干什么？放我走，我把车……都给你……”

“别瞎想，我在这里等着，是要你的车的吗？”黑暗里传来沙哑声。

“求求你，放我走，我把打工的钱也给你，行了吧？”把点操看得比生命还贵重的她哀求着。

“放你走，可不行，我可不要你的钱。”声音在靠过来。

她焦急如焚，看逃走无望，便猛蹬着车向来人猛冲过去。那人躲闪得快，趁势推倒自行车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人倒车翻。她急忙起来，腰身却被死死抱住，她奋力挣扎，只听来

人声嘶力竭地吼：“你再走就没命了……前面电线杆倒了，电……电死了一条狗……”

她倏地停住了，来人松开了手，用手电筒照着前方不远处倒在地上的一具狗的尸体……

看着走近了的秀秀，盈盈笑着迎上去。

她俩终于在社区办公楼前重逢了，脸上都漾着笑容。

“河边美得没办法，我都没玩够，还想再走一趟呢。”盈盈说，“秀秀，你一个人走过居民区不害怕？”

“哦，不。有什么可害怕的！噢，对了，有条小巷有点儿黑，是够吓人的。可我遇到了一个……好心人。他一直把我护送出巷口。”

“你呢？”秀秀赶紧问。

“我？也挺好的。居民区可有人情味了。”盈盈低着头，像是喃喃自语，很动情地说着，“走到一个露天舞场，有一个女的真漂亮，像从画上走下来。她跳舞时系的白丝巾掉了，刚好飘到我脚下，我刚捡起来，她先对我说，‘谢谢你……’”盈盈极力渲染自己营造的气氛。

“瞧你！感动得热泪盈眶了。”秀秀取笑她，夜幕遮掩了盈盈赧红的脸孔。

她俩各怀心事，都笑得很惬意。

伊面

■王鑫

突然的季节转换，总让人心生感慨。

在四时衔接并不明显的三亚，晚来的由夏入秋，还是在每年的十二月初发生。

我坐在芙蓉花园对面的一个外场，要的是一杯摩卡，代替平日爽饮的冰美式，这是对天气的一份应有尊重。

独坐的两个小时，我想起很多事，又突然想做很多事。比如，我在微有寒意的下午，突然想到一件温暖的事：吃一碗泡面。同时想起与宝宝一起泡面的时光，充满了仪式感。

我喜欢红烧牛肉面，她喜欢香辣牛肉面。

宝宝超级爱吃青菜。每次泡面，她都会准备好蘸酱菜，花式搭配让我食欲大振：绿绿的大葱，切成块的红色萝卜，绿里点缀一点黄色的生菜，切成条的削皮黄瓜……

一桌子春天。

因为没有热菜，宝宝不忘从市场给我买回一只熏鸡腿。

头几次吃，我没有注意到她总是看着我的调料包，就是青菜那包。见我不解风情，她干脆抢了过去。

后来，我都把那个青菜包撕开，将里面的东西倒进她的桶里说：宝贝，把菜都给你。

所以，我就给好友发微信：我想吃你做的伊面，就今晚。

第一次吃这个面，还是八个月前，为了采访他和他的“鱼尾小酒馆”的创业征程，几番交谈。

那天我们在鱼尾三店聊到深夜，他说鬼叔你饿了吧，回二店，我给你做一碗伊面汤。

据说做面是鱼的独门手艺之一，且不随意，只有鱼尾的会员偶尔有此口福。

我受宠若惊地坐在二店外面，看着鱼在露天的厨房里忙活。

他做的伊面汤，融合了日本拉面的一些技术。他拉得很好，味道不只正宗可以描述。

我把面条一嚼而净，连汤都不剩一滴。

鱼回我：当然。



我如约而至。

之前跟鱼再次敲定，他的语音睡眠惶怍：鬼叔，我喝多了，这就起来。

午夜的麒麟巷变得深邃幽静，只有鱼尾的牌子上趴着一只壁虎。

推开门，只有调酒师鱼礼。他说，鱼老师好像起床了。

我又来到外面，一个身影，正在厨房飘荡。我也没过去，直接坐到塑料椅子上。

那个小餐桌已经摆好，一端站着两罐健力宝，它们脸贴着脸，说着悄悄话。

我这端，是分成多格的白色瓷盘，分格放着胡萝卜丝、黄瓜丝、葱丝，和面酱。我觉得，麒麟巷都跟着生动起来。

我一下想到了宝宝的泡面和青菜，不禁心头一热。

面终于来喽。热腾腾的，刚好温热初冬的肠胃。

我拿起筷子，突然发现不对：鱼怎么穿的是红色衣服？还是连衣裙？

光顾着面了，都没抬头——端着面碗，放到我面前的，根本就是一位红衣女士，留着长发。

我尴尬地说，面，是给我做的吗？

她的声音好听之极：是啊？不然呢？

“那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啊。”

“所以呢，为什么给我？”

“不是来鱼尾的吗？我也是，喝完一杯尼格罗尼，就想吃一碗热面。”

“为什么多做了一碗？”

“我就想啊，万一有人再来鱼尾呢？今天挺凉的，热乎热乎。”

我一时不知说什么。

她看着我，“怎么？不喜欢吃？那就给鱼老师留着，他应该还醉着呢。”

“当然喜欢。”我马上抄起筷子。

她动了动瓷盘，说鱼老师的存货不多了，我只能找到这些。“我平时吃面，特喜欢搭配青菜。”

我把瓷盘推向她，“把菜都给你。”

寒露后正是油茶采摘的时候，屋后的老油茶林，果圆饱满，像一个个小灯笼，压弯了枝桠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

海明回到村里，奶奶正蹲在院子里翻茶籽。茶籽饱满得发亮，是前几日刚从树上摘的，晒得半干，表皮裂开细缝，露出里头褐红的果仁。“阿婆，我回来了。”海明把行李箱往墙角一放，蹲下来帮着翻。奶奶抬头瞅他，脸上的褶皱开出了花：“孙仔回来啦，正好赶上，再过三日就得蒸料了。”

后山的油茶林是太爷爷种下的，油茶树栽下时还不到半尺高，如今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，每年深秋都能采摘到油茶果。太爷爷就是靠着这油茶树养活了一家七口人。奶奶榨油的手艺是太奶奶传的，摘果要选晨露未干时，果皮沾着水汽才好剥；晒籽得看日头，正午的烈日要隔着竹帘，不然果仁会焦；石臼得是后山青石凿的，快了慢了都出了不好浆。

海明这次回来，带了三脚架和新手机。他想把奶奶榨油的过程拍下来，发在网上。“城里朋友都不信，茶油是奶奶用手工制作出来的。”他支起架子，镜头对着屋外的老油茶树，树底下是一个泛着青光的石臼。奶奶正用布巾擦石臼，听见这话直摇头：“油是榨给人吃的，不是给人看的。”

天刚蒙蒙亮，奶奶就起了灶。大铁锅里的茶籽仁蒸得冒白汽，混着草木香飘满整个院子。海明举着手机直播，镜头里奶奶把热籽倒进石臼里，抡起木槌一下一下地砸下去，节奏分明，先轻后重，不急不缓。“这一步叫‘磨绒’。”海明学着奶奶的话说，“得磨到像糯米面一样细，油才出得净。”

弹幕里涌进好多人：“奶奶的手好稳啊！”“这石臼有年头了吧”。海明看得乐，转头想夸奶奶，却见她正用木勺刮边角，眼神专注。

奶奶搬出那架老木榨，她要把茶籽绒包进稻草里，做成圆饼，再塞进榨槽用楔子挤。海明却觉得慢：“阿婆，我买了台电动榨油机，不用这么费劲，

奶奶的油茶

就能出油。”

奶奶没理他，自顾自地捆茶饼。稻草在她手里翻飞，转眼间就把油绒裹得紧实。“明仔。”奶奶说，“你太爷爷那时候，用这木榨榨油，一槽只能出三斤油，从天亮忙到天黑。可那油，能香透整个庄。”她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机器快是快，但油里少了点东西。”

海明没再说话。他看着奶奶把茶饼码进榨槽，抡起木槌砸向楔子。“咚——咚——”木槌撞在榨木上，声音闷得像远山在回应。每砸一下，茶饼就瘪一分，金黄的油珠顺着槽口渗出来，滴进下面的瓦罐里。

直播间里有人问：“为什么不用机器呢？”海明想了想，敲下一行字：“有些东西，快不得。”

滤油时，奶奶取来新晒的纱布，叠了六层铺在竹筛上。油从筛子漏下去，在瓷坛里慢慢澄清，最后变成透亮的金黄色。她舀起一勺，递到海明嘴边：“尝尝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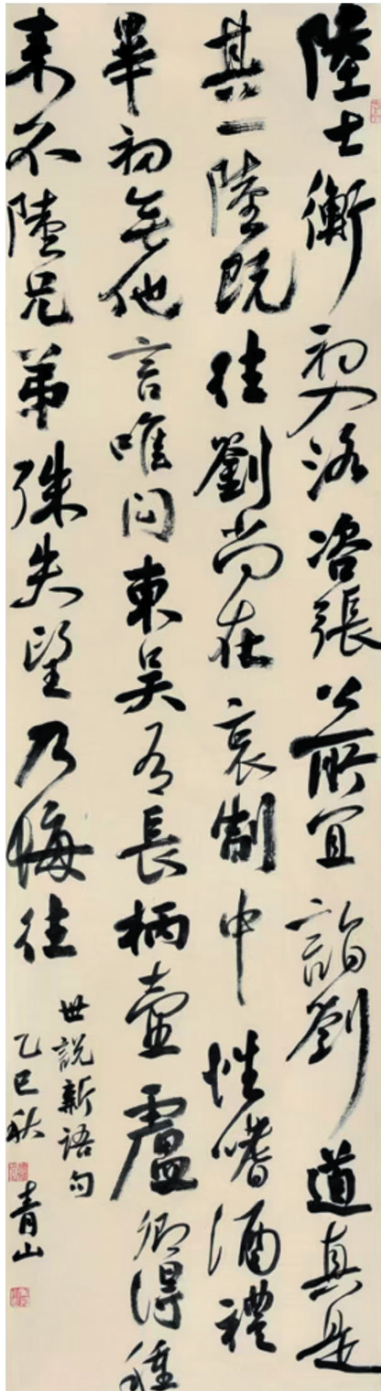
海明喝了一小口，唇齿间先是清苦，接着有醇厚的清香，忽然明白奶奶说的“少了点东西”，那是慢火细熬的耐心，是对食材的敬畏，是手艺人代代相传的念想。

直播结束时，夕阳正落在油茶林上，把树叶染成金黄色。海明帮着奶奶把油坛封好，标签上写着“海南茶油”。他数了数订单，竟有两百多单。“这下，全国都能尝到您的油了。”海明说。奶奶坐在门槛上，看着远处的油茶树：“只要油是好的，在哪都一样。”

后来，海明没再提电动榨油机的事。他跟着奶奶学捆茶饼，学抡木槌，学听油滴的声音。直播还在继续，只是镜头里多了些细节：奶奶如何选稻草，如何看茶籽的干湿，如何听木榨的声响判断出油量。有人问他：“为什么不搞点花哨的包装？”海明回：“油茶靠的是味道。”

傍晚，祖孙俩坐在院子里喝茶。茶缸里泡着油茶，是用新榨的茶油、炒米和生姜冲的，香得人直咂嘴。远处的油茶林在暮色里起伏，像一片温

柔的浪。海明知道，这片山，这门手艺，还有奶奶说的“慢”与“心”，都要像这茶油一样，慢慢淌进时光里，香透一代又一代人。



吴青山 书

梁鸿打铁技艺是市级非遗项目。图为龙华区龙桥镇梁鸿村村民梁君在打铁工坊中锤炼锻打菜刀。

吴秋香 摄

贤妻情怀

■杨炳阳

每天清晨，我们夫妻双双在白浪大桥上跑个来回，是多年的习惯了。今天是星期天，不像平日那样急着回去上班，晨跑后，夫妻俩手拉手，慢悠悠地踱进桥头附近的农贸市场。

天还没大亮，市场里早已热闹开了。今天妻子大发慈悲，秤了两斤猪排，还破天荒买了一瓶烟台“山葡萄酒”。我简直被搞糊涂了。妻子平时省吃俭用，处处精打细算，一毛钱都想掰作两半花。我这个一餐能喝上斤把“土茅台”的酒鬼，也被定额限量，每晚只喝二两。若馋嘴贪杯，妻子就“乱花钱，败家星”地骂个不休。“今天怎么？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！”

看我傻呵呵愣怔的样子，妻子会意地笑了，亲切地说：“这个月你加班多，够辛苦，今天就破个例，犒劳犒劳你。”

原来是这样！我差点喊老婆万岁！

看到妻子今天特别高兴，我琢磨着要把日前私下捐款的事告诉她，总之“纸包不住火”，何不趁此机会向她说了，了却一桩心事。为了避免妻子大发雷霆，我早在心里酝酿了一大堆感化她的道理，什么传统美德、奉献爱心等等。可是，话到嘴边，总说不出口，直至回到社区里，还没吐出个“子丑寅卯”来。

此时，夜幕收尽，朝霞映红大地。住宅楼下，一排排整齐青翠的绿化树，随着晨风漫步；花坛里，鲜花开得正艳，空气中飘散着沁人肺腑的芳香。天真活泼的孩子们，绕着树干、花坛，追逐嬉戏于丛丛翠绿之间，不时发出阵阵欢声笑语。篮球场上，龙腾虎跃，一个个漂亮的投篮，引起四周观众爆发出此起彼伏的喝彩声。家园的早晨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身处如此令人奋发向上的环境，妻子兴致更浓，谈笑风生。因我心里有“鬼”，只支支吾吾地附和着。绕过假山、转过水池，前面传来的喧闹声，使我一惊，只见路边的宣传栏里，公布了单位职工为灾区人民捐献救济资金的名单，一群围观的妇女，正你挤我让，七嘴八舌。

“看看我那我口子捐了多少，200元！够大方的。”

“200元算什么？”我家老王捐了300元。”

“喂喂，看谁捐得最多。”

“李卫东，400元。”

“魏志扬，500元。”

“……”

我急忙拉着妻子，想从小路走开。没料到，妻子也被宣传栏前的热闹场面吸引住了，好奇地对我说：“看看去！”

我在心里暗暗叫苦，但还是装着镇静的样子说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？快回家吧！”话音刚落，那边已报到我的名字了。

“杨阳，600元。”

“哇——”

随着那惊叹声，我的心“扑腾”一跳，脸上火辣辣的，感到身边的妻子已气得扭歪了脸，两眼闪着怒火向我烧来。这葡萄酒别想喝了！我不敢正视妻子，盯着脚尖向她解释：“一定是收款员记错了，我只捐了200元。”

“没错，是我加上去的。”

“你？！……”

我瞪大了惊奇而疑惑的双眼。面前的妻子，并没有我想象那样满脸怒色，她冲我笑吟吟、柔声细语地说：“你呀！钱这东西，该花的，还是要花。回去吧！我给你炒猪排。”

“哎。”

我像个听话的孩子，顺从地跟在妻子身后。我发现，今天妻子笑得特别好看。

主办：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
审核：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